

萌芽小说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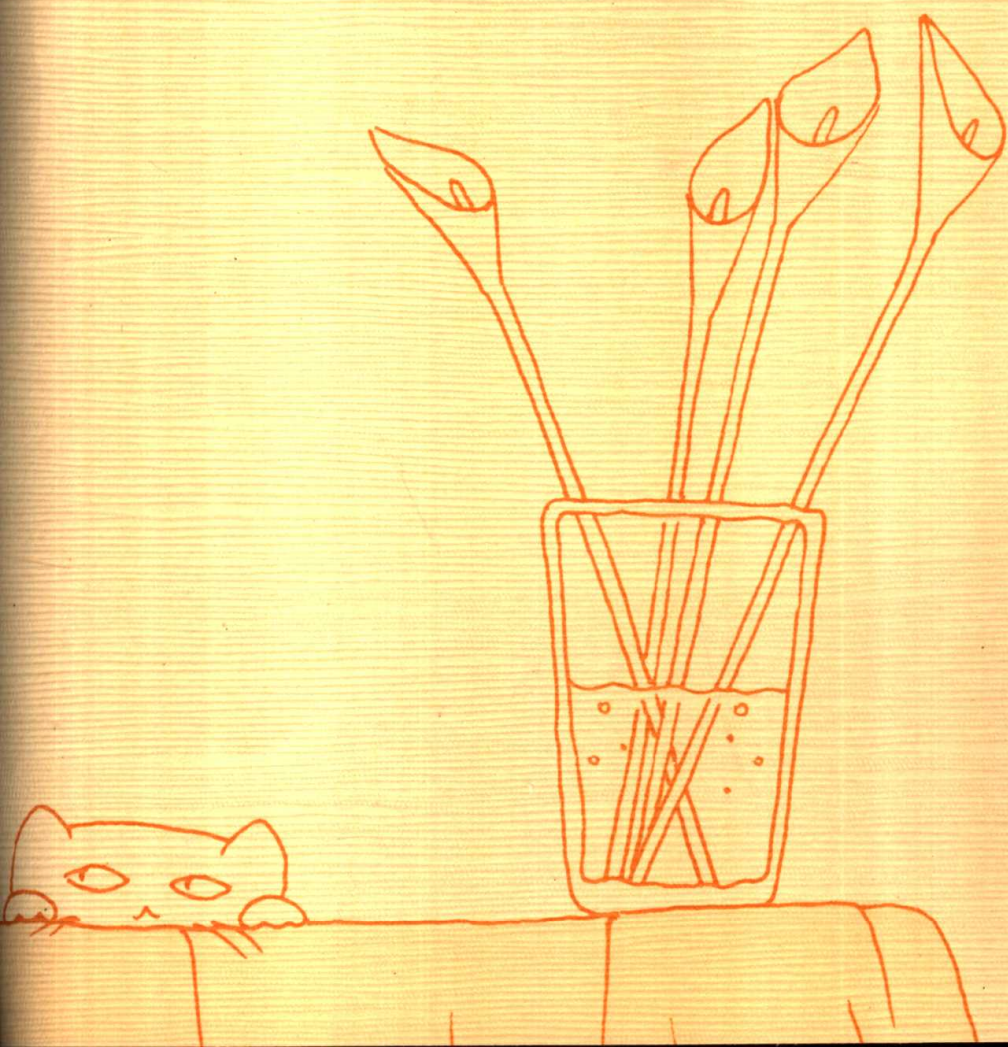


次马路上 我要说故事

苏 德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次马路上

我要说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次马路上我要说故事/苏德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6

(萌芽小说族)

ISBN 7-5339-1745-6

I.次… II.苏…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645 号

次马路上我要说故事

苏 德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b@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 / 32

字数: 144 千字

印张: 6.25

插页: 2

印数: 00001-10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鲍 娴

装帧设计 王 坚

责任校对 许红梅

ISBN 7-5339-1745-6/I·1535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天气乍暖还寒。

手边有一叠《申江服务导报》和《上海壹周》，看过的，没有看过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类阅读成为我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其实每天都有陌生的专业课需要应对，其实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被用来打发，但时间上的充实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捧着再厚再贵的专业著作也好，骑着车在校园里紧赶慢赶也好，心里面存在着什么，稀缺着什么，旁人无从知道，或者连自己也无从把握。

会在翻那些报纸的时候想起苏德。不是经常，因为我们在上海的两个遥遥相对的角落里。是偶尔，偶尔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城市小资们惯用的句子和一些精致又存在于温饱之外的品牌，猛然想起欠了她很多封信，心里就生出了“愧疚”。不过她从来不会怪我，也不催我，依然不紧不慢地以苏德的速度写着信，写给我诸如“还未收到你的信，却有很多东西郁结在胸口排解不出”之类的句子。

一度我们是隔了几堵墙的同学，一度我把她当做一个似是而非的人物，一如她的文字。一个漂亮的会写东西的女生，她的背后应该有故事。这是当年在我们那个赫赫有名的高中里几乎浸淫在空气里的最真实想法。几年以后回过头来用白纸黑字与她交换当年的印记，我几乎可以想见倘若是在电话里，那头必定会是她那独有的哈哈笑声。

诚然她有故事。即便我们走到大街上用金钱去向过客索要故事，其结果也会满载而归。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承载着过往故事的开始，都一样地重，一样地累。只是很多人在继续的路上找到了适当的摆脱包袱的方式，从此疾走如风，样子是没心没肺的。剩下的人，他们有太多的进口，却没有出口。他们天性敏感多思，天气好的时候是“一花一世界”，天气不好了便赖在昏暗的屋子里借电脑屏幕的光习惯地咬自己的手指头，分明比谁体会得都要真切和繁复，却不得不用一种委屈自己的态度来勉强表现与旁人相同分量的没心没肺。谈何容易！

他们不轻易扯断自己与时间的联系，他们清醒地看到感情在自己体内淤积腐化留下的痕迹。这些人注定是需要有人去倾听的。诚然他们也需要理解。但当理解是那样地微茫与困难的时候，倾听便让人心满意足。苏德写东西很快，有时候几篇一起来，重重地砸你的眼睛。她在文字背后痛一次，在字里行间又痛一次，最后轮到她的朋友她的读者。也许除她以外的任何人都不能称其为痛，大家习惯对感情有所保留，即使是对自己的感情。但文字有光，如同玻璃，折射

的东西，作者本人如饮江湖水。苏德对伤感和其他的一切情绪消化得极慢，那是可以同她写东西的速度形成鲜明对照的。以前不懂，现在终于知道，本应有出口的地方没有出口，却是一面玻璃，反复地擦，用她的文字去擦，负担是那样地清晰。

负担是从高中就被意识到了的。那时候我们还不太熟悉“小资”这样的字眼，苏德已经惯用现今的手法和词句。事实上旁人看来她也确实过着一种富足滋润有点精致的日子，但其实，骨子里她要的不是这些，或者她怀疑这样的日子的不确定性，她更喜欢纯朴直白温馨的感觉和生活，比如感情，她要一个可以也愿意一起喝粥的人。

在矛盾和不平衡的作用下会产生额外的火花，我一直坚信这个。

读苏德的爱与不爱，感觉很孤独，在细雨绵绵的日子里也会感觉到自己的孤独。杜拉斯带着绝望的心情追寻能带给她莫大乐趣的写作，所以她说孤独是自己造成的。一个写作的人势必会营造一种隔离周遭同伴的空间。苏德会有很多朋友，会有很多爱和感情，但是疏离也会存在，不是有形的疏离，而是思维和心态上的。

孤独以外其实也有很多期待，温润的期待。虽然苏德的小说往往没有办法给你令你快乐的结尾，开头和结尾其实是故事的宿命，一开始就由不得人，但在文字的行进中你会发现她的执拗与坚持。是的，她还很年轻，相信感情，不怀疑，不停地要她所要的！她有她的执拗和坚持！

其实希望苏德能始终保有一些这样的状态，可以游刃有余地将事情和感情看透，将旁人看到了也注意了却无从表达的东西顺畅而又自我地表达出来。

坚持会有结果，“绝望”的写作和写作的“孤独”之后的结果。在网上她告诉我她要出书的消息，我想我终于可以不再面对屏幕为蓝色为绿原为那个爱了很久却爱不到最后的“我”流那些微不足道的泪，也许是眼睛并不习惯机器的关系吧，也许，呵呵。但真的，苏德经历过很多东西，也曾经被时间拖着很不情愿地走了好长一段路。现在她在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手写我心，我不敢说那是她的幸或不幸，我只知道，那是她坚强的理由。

一路提着《申江服务导报》神情漠然的年轻男女其实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坚持，也都会有感情一时溃烂在心里迷茫于自己的出口。无论如何，大家都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理由，让微寒的心不至于遭遇冰点，让内心脆弱的自己继续！

染染
于复旦



■ 目 录

序 /1

次马路上我要说故事 /1

威马逊之夜 /26

哦，莫恪 /48

我说，等一等 /62

烟逝 /80

两种爱情 /100

玄镇桂花香 /119

我的高中年代 /137

大学五部曲 /172





我揉揉自己的眼睛，擤一擤快要流出来的鼻涕，我的鼻尖上还有一些雀斑，丹丹说她最不喜欢有雀斑的男孩子，还是个侧身走路的有雀斑的男孩子。

丹丹喜欢穿着血红花瓣的棉裤，扎两条长辫子，我喜欢她戴一副崭新的驼色绒毛手套。她走路的姿势很好看，她笑起来的脸蛋很香，她会唱一小段的黄梅戏，那戏词很奇特。十四岁的刚刚发育的丹丹。

我不是丹丹，真的不是。

胡拉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他只能侧身走路，他说这样子才有安全感，路的前后他都能够清楚地看到。可是他还是有身后看不到的地方，这，他似乎从没发现。

胡拉喜欢叫我丹丹，可我不叫丹丹。他说他喜欢看我穿血红花瓣的棉裤，扎两条长辫子，可我从来没有血红花瓣的棉裤，也不扎两条辫子。胡拉送给我一只驼色绒毛手套，可第二天他就非得要我戴着一双驼色绒毛手套和他约会。胡拉总是称赞他鼻尖上的雀斑，可他的鼻尖是光溜干净的，我说我最不喜欢有雀斑的男孩子，他就闷着头不说话。十六岁的总是神情恍惚的胡拉。

胡拉从哪里来，这里没人知道，大家只知道他总是侧身走在这条次马路上，左右顾盼，他不跟别人说话，只和丹丹，一个不承认自己叫做丹丹的姑娘说话。他们看上去很要好，丹丹总是只戴一只驼色绒毛手套，胡拉就拉着她另一只冻得僵红的小手走路，这样是很好笑的，因为胡拉是侧身走路的。

丹丹是一个女学生，她念到几年级了，这里没人知道，大家只知道每天清晨她会背着书包，唱着黄梅戏，晃着她的辫子。快到黄昏的时候，她又会以同样装束唱着黄梅戏、晃着辫子出现在这条次马路上，只是这

个时候她会多戴一只驼色绒毛手套，期待着在这条马路上遇见胡拉。

丹丹会跟每个路人打招呼，她能够确切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然后甜甜地一笑。如果你在早晨遇见她说：丹丹，念书去？

她会腼腼一笑，点点头，然后继续唱着那段谁都未曾听过的黄梅调子，从你身边走过。

谁都没有想过要问一下别的，人们只是跟丹丹打个照面就擦身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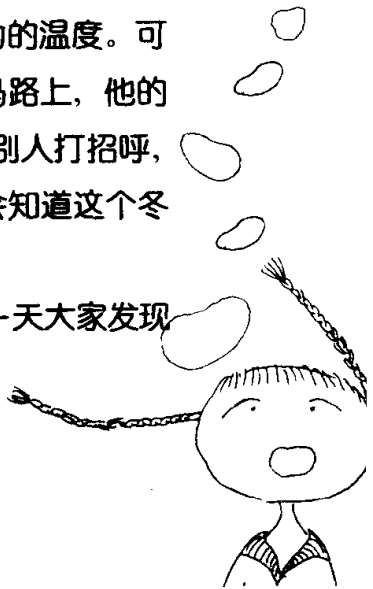
胡拉最初来到这条次马路上时，路人还是好奇地放慢脚步看着这个男孩子，他精瘦的身体，脸和墙壁一样白。他侧身小心地走路，观察着这条次马路，他喜欢看每辆路过的车子，还有路人，他总能够形象地记住每辆车的特征，还有每个路人的表情，这我知道，他还会把一些希奇的东西告诉丹丹，这我也知道。

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丹丹的，只有胡拉。

他侧身走在这条次马路上，冬天的时候他会用很大的声音擤鼻涕，他的脸蛋冻得很红，可脸上血液流通的地方还是显出墙壁的白色。有的冬天里，他的脸蛋会裂开一些口子，那应该是很痛的，可他似乎从来不会觉得他冻僵的血液凝在口子里是很遭罪的事情，他还是一个人侧身走在这条次马路上。中午的时候从北走向南，黄昏的时候再从南走向北。

好几次冬天的时候，黄昏见不到从南而来的胡拉，大家就猜测这孩子应该一直向南走下去了，那边的冬天会给他血液重新流动的温度。可是没过几天，胡拉就又在黄昏的时候出现在从南向北的次马路上，他的脸上还是有冻裂的口子，他偶尔大声地擤着鼻涕。他不跟别人打招呼，初来的时候也不跟谁介绍自己，如果不是有丹丹，谁都不会知道这个冬天脸上会冻裂口子的男孩子叫胡拉。

丹丹似乎是突然在一天诞生然后发育到少女的，突然有一天大家发现





清晨的时候会有一个背着书包唱黄梅调子的姑娘晃着她的辫子从身边走过，于是大家的生活里有了丹丹。有同样喜欢黄梅戏的大妈放慢脚步留心地听着这个姑娘的吟唱，可是如果丹丹发现有人注意到她的歌声时，她一定会自觉地停止下来，抿紧嘴唇，不让一个音符奔逃出来。除了胡拉。

有人听见丹丹轻轻地唱着黄梅调子跟在胡拉的身后，时不时地停下来问：

胡拉，我唱得好听么？

胡拉就点点头，擤一下鼻涕，说：

好听。

丹丹就紧跟着唱下去，她的歌词好像是这样的：

当风筝飞过城市
你举着那枝花在等谁
那天夕阳落下的模样
你始终没对我说
你挥一挥手
正是黎明之前的寂静
我终于没能看清你那一瞬间的表情
你挥一挥手
正好太阳刺进我的眼睛
我终于没能听清你说的是不是再见

没有喜欢黄梅戏的大妈能够说出这首曲调的名字，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写在一张废纸上，到处寻找能够说出它名字的人。我也在这条次马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很多次，忘记是第几个冬天来的时候，骅老汉出现了。





二 次马路的秘密

我喜欢丹丹的手，怎样在风里都不会裂开的手，我也喜欢丹丹的脸，怎样在风里都不会裂开的脸。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在这条次马路上侧身走路了，那时候还没有丹丹。我要在早晨的时候从次马路的北面走到南面，在黄昏的时候再从南面走回北面。我听到一个声音始终这样告诉我，胡拉胡拉，你要这样走下去，不停歇不停歇。

假使有一天我停下不再走，这个声音会重复地出现，越发地响，胡拉胡拉胡拉。我不要这个声音出现，我只能按照它的意愿走路，从北往南，再由南往北。

我侧身走路，因为我始终不敢相信声音没有任何的载体。我要看我的后方，因为那总是从后方传来的声音，它说，胡拉胡拉胡拉。

这条次马路很奇特，除了我和丹丹以外一定没有人发现它是首尾闭合的圆形。我们曾经偷偷地溜进便利店翻看地图，上面没有次马路，也许谁都不愿意解释为何有首尾闭合的次马路。便利店打着暖气，于是我脸上的裂口开始流出脓血，丹丹吓坏了，胡乱地折好地图，让我拉她的手离开这个温暖的地方。

我相信，住在次马路两边的人们，没人发现次马路首尾闭合的秘密，丹丹也相信。

我是什么时候遇上丹丹的？

胡拉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每天临近黄昏的时候他就拉我的手一起走路，我跟在这个侧身走路的胡拉的身后。冬天的时候，他脸上冻裂的口子像无数的嘴巴，所以冬天胡拉的脸会让我害怕。夏天呢？夏天胡拉的脸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我怎么都想起。

胡拉的秘密，这条次马路上的居民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只在次马路上生活，那里有他们的工厂、学校，还有垃圾回收站、便利店、医院等等。他们不会像胡拉这样每天在次马路上侧身走，也不会像我这样跟在胡拉身后。更重要的是，胡拉从不跟他们说话，他只和我说，他喜欢听我唱那首黄梅调子，一遍又一遍。

胡拉遇见我的某天，他告诉了我这个秘密。

他说：丹丹。

胡拉，我不叫丹丹。

你就是丹丹，怎么忘了自己的名字呢？

可……

丹丹！

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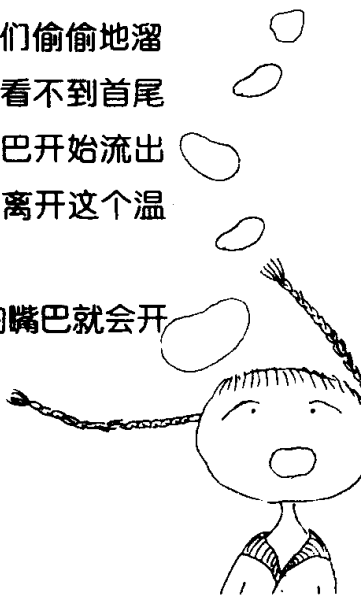
我有一个秘密。

秘密？

这条次马路首尾封闭相连着，它呈圆形！圆形！

胡拉告诉我这个天大的秘密后，为了证实这一切，我们偷偷地溜进了一家便利店翻看地图，可是地图上找不到次马路，也看不到首尾闭合呈圆形的马路。便利店打着暖气，胡拉脸上无数的嘴巴开始流出脓血，我吓坏了，胡乱地折好地图，让胡拉马上拉我的手离开这个温暖的地方。

我知道，胡拉不能呆在温暖的地方，不然他脸上无数的嘴巴就会开





始流出脓血。

胡拉开始害怕我怀疑他的秘密的真实性，可我深信，深信胡拉的秘密，深信那就是个真实存在的秘密，因为胡拉不会骗人。可为什么胡拉不会骗人？

三 丹丹!丹丹!

我来到这次马路的某个冬天，我路过学校，老师正在拿着照相机给学生们拍集体照，老师喊“茄子”，所有的孩子跟着喊“茄子”。闪光灯亮过以后，他们真正地笑了，笑得很大声，然后欢快地奔跑起来。这是我来到次马路后惟一一次被路边风景吸引住而停下脚步，我打算转身面向学校围栏侧身走路的时候，看到了丹丹。她笑笑站在我的身后，问：

你为什么要侧身走路？

安全，这样我前后方都能看得到。

可是你还是有身后看不到的地方，比如刚才，我站在你的身后，你没能看见我。

我看见了，你是丹丹。

不，我不是丹丹。

我是胡拉，你就是丹丹，你怎么忘了自己的名字了呢？

可……

你在这儿上学吗？

是的，我可以跟你走。

我就是这样遇见丹丹的，我不知道她是一直生活在次马路还是后来搬来的，总之有一天她出现后，她应该就是生活在次马路上的居民了，

就像我，就像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

我遇见丹丹的第二天，我送给她一副驼色手套，可是第三天她就弄丢了一只。

我只能在冬天的时候拉她光溜溜的白手，可她却总不承认那一只驼色手套是她弄丢的。

我们来来回回在次马路上走了很多个傍晚，丹丹会唱一首黄梅调子，边唱边晃着她那两条长辫子，冬天的时候她一定会穿血红花瓣的棉裤。傍晚的时候，我能看到太阳散落下来的金色灰尘，还有丹丹唱黄梅戏哈出的热空气，那和弯腰系紧鞋带的大妈努着发福的身体哈出的热空气不同，因为她是丹丹。

我要求丹丹把黄梅调子的歌词写出来给我看的第二个傍晚，她递给我一张写着歪歪扭扭的字的废纸：

当风筝飞过城市
你举着那枝花在等谁
那天夕阳落下的模样
你始终没对我说
你挥一挥手
正是黎明之前的寂静
我终于没能看清你那一瞬间的表情
你挥一挥手
正好太阳刺进我的眼睛
我终于没能听清你说的是不是再见

丹丹也说不清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首黄梅调子，谁作的曲，谁填的





词。她只会唱，谁都学不来地歌唱。再后来，我和丹丹遇见了骍老汉。

四 胡子拉碴的男人

之所以我觉得胡拉不会骗人，是因为——大概是因为我觉得。

第一次看见胡拉是在次马路上。

他侧身走路，专心致志。次马路上的人们似乎早就习惯了这个奇怪的男孩子，他们也不会停下来看看胡拉奇怪甚至有点滑稽的走路方式，每个人还是做着自己的事：骑车，等车，穿马路，系鞋带，打招呼。

后来胡拉出现在学校的围栏外，大家欢快地散开后，我跑出来躲在胡拉身后。

胡拉叫我丹丹。可我真的不叫丹丹。

胡拉叫我丹丹后的第二天送给我一只驼色绒毛手套，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只手套，可是后来胡拉说是我弄丢了另一只驼色手套，他原本送给我一双的。

那以后每个冬天的傍晚我就戴一只手套，徘徊在次马路上，期待遇见胡拉，他会拉我的手，听我唱黄梅调子。

当风筝飞过城市

你举着那枝花在等谁

那天夕阳落下的模样

你始终没对我说

你挥一挥手

正是黎明之前的寂静

我终于没能看清你那一瞬间的表情
你挥一挥手
正好太阳刺进我的眼睛
我终于没能听清你说的是不是再见

我好像天生就会唱这调子。

次马路上有很多喜欢黄梅戏的大妈，她们会说，丹丹，丹丹，你唱的是什么曲儿？我就抿紧嘴，否认自己唱了黄梅戏。除了胡拉。

胡拉从不会询问我唱的是哪个曲儿，他只关心戏词，我就找来废纸，把我能记得的戏词写上去。

胡拉每天都走在这条次马路上，他喜欢专心致志地观察次马路上的每个人每件事，然后把那些在傍晚的时候告诉我。有一天傍晚，胡拉告诉我有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次马路上，成为次马路的居民。胡拉说他在观察我们，于是，胡拉决定也要观察他。

胡拉说的那个男人，总是蹲在次马路边抽烟，他的怀里夹着一个牛皮纸包，鼓鼓囊囊的。他看见我和胡拉路过就起身跟过来，走在我们身边，专心地听我们说话，而后说：

胡拉，你不想去南方吗？那边有温暖的阳光，你鼻尖的雀斑，脸上的裂口，到了南方，一切都会好转。

胡拉也不在乎，不答话，还是说着故事，把每天他走在次马路上看到的故事告诉我，还有那个男人。

再后来，胡拉和我就遇上了骀老汉。

胡拉的故事总是有很多，他能拉着丹丹的手走一个傍晚。

我无处可去，无事可做，跟着胡拉还有丹丹，就能听到次马路上各

次马路上我要说故事





种故事。

胡拉告诉丹丹，前天的前天的前天——仿佛是过了很多天了——他看见歇斯底里的莫恪，她让每个路过她身边的人停下，告诉他们她正在找她的孩子，有闪亮的眼睛、翘起的嘴巴，还有红扑扑的脸蛋，长得和她一模一样的孩子。她还问人们，是不是看见了猴子，他会唱那首曾经风靡一时的《谢谢你的爱》：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

可是没有人能给她答案，她就平静地转身离开。

但是一转身，她还是歇斯底里地寻找下一个倾诉对象。

胡拉和丹丹说话的时候旁若无人，他们也不会说一些亲密的情话，做一些亲密的动作，他们只是拉着手，走在次马路上，然后胡拉说故事，丹丹听着，故事断裂的时候，丹丹就唱那段黄梅调子。

骈老汉出现的那天，胡拉和丹丹却出人意料地坐上他踏的装着半车旧报纸的三轮车，然后胡拉抽动他脸上无数的口子，对我浅浅一笑，然后举手挥动，那其实是很挑衅的动作。他脸上的口子像无数张笑裂的嘴，冲着我说拜拜。

五 我要去南方

我一直都想走去南方。

他们说南方有温暖的阳光，我鼻尖的雀斑，脸上的裂口，到了南方，都会好转。

所以没有遇上丹丹的时候，每天我都走在次马路上，由北向南。可是，天要黑下来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折回去。我侧着身，看见被我吞噬的道路一点点又被重新呕吐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次马路那